

卷之四

尚書要義

羊

尚書要義卷第十五

多士無逸



一告多士謂殷大夫士或云邶鄘之民非

成周既成洛陽下都遷殷頑民殷大夫心不則德
義之經故徙近王都教誨之周公以王命誥稱
王成命告令之作多士多士所告者即衆士故
以名篇正義曰成周之邑既成乃遷殷之頑民
令居此邑頑民謂殷之大夫士從武庚叛者以
其無知謂之頑民民性安土重遷或有怨恨周
公以成王之命告此衆士周之成周於漢爲洛

陽也洛邑爲王都故謂此爲下都遷殷頑民以
成周道故名此邑爲成周漢書地理志及賈逵
注左傳皆以爲遷邶鄘之民於成周分衛民爲
三國計三國俱是從叛何以獨遷邶鄘邶鄘在
殷畿三分有二其民衆矣非一邑能容民謂之
爲士其名不類故孔意不然

二周公告士在致政明年鄭云成王元年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周公致政明
年三月始於新邑洛用王命告商王之衆士

正義曰言周公親至成周告新來者以洛誥之
文成周與洛邑同時成也王以周公攝政七年

十二月來至新邑明年即政此篇繼王居洛之

後故是致政明年之三月也成周南臨洛水故

云新邑洛周公既以致政在王都故新邑成周
以成王之命告商王之衆士鄭云成王元年三

月周公自王城初往成周之邑用成王命告殷
之衆士以撫安之是也

三非我敢弋殷命謂射而取之

此經大意叙其去殷事周知其故爾衆士言其臣服我弋射也射而取之故弋爲取也鄭云王肅本弋作翼王亦云翼取也鄭云翼猶驅也非我周敢驅取汝殷之王命雖訓爲驅亦爲取義周本殷之諸侯故周公自稱小國

四上帝欲民長逸有夏不適逸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言上天欲民長逸樂有夏桀爲政不之逸樂故天下至戒以譴告之正義曰旣言天之去惡與善

更連說往事比而喻之襄十四年左傳稱天之愛民甚矣又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是言上天欲民長得逸樂故立君養之使之長逸樂也夏桀爲政割剝夏邑使民不得之適逸樂故上天下此至戒以譴告之降下格至也直言下至明是天下至戒

五殷有典冊說殷改夏命殷士所知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言汝所親知殷先世有冊書典籍說殷改夏王命之意

六 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簡大也
殷人以今汝又曰夏之衆士蹈道者大在殷王庭有服職
殷用夏在百官言見任用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
士望于 求爾于天邑商言我周亦法殷家惟聽用有德
周 故我敢求汝於天邑商將任用之

七從殷適洛南行西迴故云居西

告爾多遷使居西正欲教以德義是以徙居西汝置於
士予惟 洛邑近於京師教誨汝也從殷適洛南行而西
時其注 居西爾 迴故爲居西也

八周公東征王不親行而王言昔朕來自奄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昔
我來從奄謂先誅三監後伐奄淮夷民命謂君
也大下汝民命謂誅四國君正義曰金縢之篇
說周公東征言居東二年罪人斯得則昔我來
從奄者謂攝政三年時也於時不親行而王言
我來自奄者周公以王命誅四國周公師還亦
是王來還也一舉而誅四國獨言來奄者謂先
誅三監後伐奄與淮夷奄誅在後誅奄即來故

言來自奄也民以君爲命故民命謂君也大下
汝民命謂誅四國君王肅云君爲民命爲君不
能順民意故誅之也

九有幹有年于茲洛孔王義異

今爾惟特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
洛今汝惟是敬順居汝邑繼汝所當居爲則汝
其有安事有豐年於此洛邑言由洛修善得還
本土有幹有年爾小子乃興從爾遷汝能敬則
子孫乃起從汝化而遷善正義曰殷士遠離本

鄉新來此邑或當居不安爲棄舊業故戒之今
汝惟是敬順居汝新所受邑繼汝舊日所當居
爲謂繼其本土之事業也但能如此得還本土
其有安事有豐年也有幹有年謂歸本土有幹
有年而言於洛者言由在洛修善得還本土有幹
有年也王肅云汝其有安事有長久年於此洛
邑王解於文甚便但孔上句爲云爾乃尚有爾
本土是誘引之辭故止爲得還本土有幹有年
也

無逸

十以多士君奭知無逸作於成王初政

無逸成王即政恐其逸豫故以所戒名篇正義曰篇之次第以先後爲序多士君奭皆是成王即位之初知此篇是成王始初即政

十一乃逸乃諍既誕否則侮父母

乃逸乃諍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昔之人無聞知小人之子既不知父母之勞乃爲逸豫遊戲乃叛諍不恭已欺誕父母不欺則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所聞知

十二大戊廟號中宗以不逸享國七十五年

正義曰既言君子不逸小人反之更舉前代之

王以天壽爲戒周公曰嗚呼我所聞曰昔在殷

王中宗威儀嚴恪貌恭心敬畏天命用法度治

民敬身畏懼不敢荒怠自安故中宗之享有殷

國七十有五年言不逸之故而得歷年長也中

宗廟號大戊王名商自成湯已後政教漸衰至

此王而中興之王者祖有功宗有德殷家申世

尊其德其廟不毀故稱中宗

三十高宗舊勞于外在喪不言言而天下和

正義曰舊父也在即位之前而言父勞於外知其父小乙使之父居民間勞是稼穡與小人出入同爲農役小人之艱難事也太子使與小人同勞此乃非常之事不可以非常怪之於時蓋未爲太子也殷道雖質不可旣爲太子更得與小人雜居也言起其即王位則小乙死也亮信也陰默也三年不言以舊無功而今有故言乃有說此事者言其孝行著也禮記喪服四制

引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

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

高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

鄭謂言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載之於書中而高之

乃雖在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也鄭玄云其不言

喪三年之時時有所言則群臣皆和諧鄭玄意謂此

內與孔言乃雍者在三年之內時有所言也孔意則爲

異出言在三年之外故云在喪則其惟不言喪畢

發言則天下大和知者說命云王宅憂亮陰三祀

既免喪其惟不言除喪猶尚不言在喪必無言矣

十祖甲舊爲小人爰知小人之依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湯孫太甲爲王不義久爲小人之行伊尹放之桐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在桐三年思集用光起就王位於是知小人之所依依仁政故能安順於衆民不敢侮慢恣獨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太甲亦以知小人之依

故得九年此以德優劣立年多少爲先後故祖甲在下殷家亦祖其功故稱祖

十鄭以祖甲爲帝甲因妄言武丁廢子事

王肅亦以祖甲爲太甲鄭玄云祖甲武丁子帝甲也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此爲不義逃於人間故云久爲小人案殷本紀云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是爲帝甲淫亂殷道復襄國語說殷事云帝甲亂之七代而殞則帝甲是淫亂之主起亡殷之源寧當與

二宗齊名舉之以戒無逸武丁賢王祖庚復賢
以武丁之明無容廢長立少祖庚之賢誰所傳
說武丁廢子事出何書妄造此語是負武丁而
誣祖甲也

十六甲以祖其功稱祖然殷稱祖者多

諸書皆言太甲此言祖甲者殷家亦祖其功故稱
之祖甲與二宗爲類惟見此篇必言祖其功亦
未知其然殷之先君有祖乙祖辛祖丁稱祖
多矣或可號之爲祖未必祖其功而存其廟也

十八自是三王而後皆以逸樂損壽

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高者十
年下者三年言逸樂之損壽

十九文王即位年四十七故言中身

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文王九十七
而終中身即位時年四十七言中身舉全數

廿文王勤政自朝至日中晷不暇食

正義曰昭五年左傳云日上其中食日爲二旦
日爲三則人之常食在日中之前謂辰時也易

豐卦彖曰日中則昃謂過中而斜昃也昃亦名
昃言日蹉跌而下謂未時也故日之十位食時
爲辰日昃爲未言文王勤於政事從朝不食或
至於日中或至於日昃猶不暇食故經中昃並
言之傳舉晚時故惟言昃遑亦暇也重言之者
古人自有復語猶云艱難也所以不暇食者爲
思慮政事用皆和萬民

一 文王受命 鄭云受殷王命

經言受命者鄭玄云受殷王嗣位之命然殷之

末世政教已衰諸侯嗣位何必皆待王命受先
君之命亦可也王肅云文王受命嗣位爲君不言
受王命也

二 曰今日耽樂乃非教民非順天有過

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
至則有愆無敢自暇曰惟今日樂後日止夫耽
樂者乃非所以教民非所以順天是人則大有
過矣

三 毋過於觀逸遊田以萬民當正身供待之

傳意訓淫爲過鄭玄云淫放恣也淫者浸淫不止其言雖殊皆是過之義也言觀爲非時而行違禮觀物如春秋隱公如棠觀魚莊公如齊觀社穀梁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此言無淫于觀禁其非常觀也逸謂逸豫遊謂遊蕩田謂畋獵四者皆異故每事言於此訓用也用萬民皆聽王命王者惟當正身待之故不得淫於觀逸

遊田也

井紂迷亂酗于酒德酗爲凶酒之名

正義曰酗從酉以凶爲聲是酗爲凶酒之名故以酒爲凶謂之酗酗是飲酒而益凶也言紂心迷亂以酗酒爲德

井不聽中正至於民心違怨口詛祝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此其不聽中正之君人乃教之以非法乃變亂先王之正法至于小大無不變亂言已有以致之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以君變亂正法故民否則其心違怨否則其口詛祝

言皆患其上正義曰上言善事此說惡事如此
其不聽者是不聽中正之君也既不聽中正則
好聽邪佞知此乃訓之者是邪佞之人訓之也
邪佞之人必反正道故言人乃教之以非法闇
君即受用之變亂先王之正法至於小大無不
變亂言皆變亂正法盡也闇君所任同已由已
之闇致此佞人言此闇君已身有以致之也違
怨謂違其命而怨其身詛祝謂告神明令加殃
咎也以言告神謂之祝請神加殃謂之詛襄十
七年左傳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詩曰侯詛
侯祝是詛祝意小異耳

六并四人迪哲小人怨詈則皇自敬德

正義曰既言明君闇君善惡相反更述二者之
行周公言而嘆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
祖甲及我周文王此四人者皆蹈明智之道以臨
下民其有告之曰小人怨恨汝罵詈汝既聞
此言則大自敬德更增修善政其民有過則曰
是我之過民信有如是怨詈則不啻不敢含怒

以罪彼人乃從得數聞此言以自改悔言寬弘之若是

升信讒含怒至於殺無辜以叢怨

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此其不聽中正之君有人誑惑之言小人怨憾詛詈汝則信受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則如是信讒者不長念其爲君之道不寬緩其心言含怒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信讒含怒罰殺無辜則天下同怨讎之叢萃於其身正義曰王肅讀辟爲辟亦反不長念其刑辟

尚書要義卷第十六

君奭

蔡仲

多方

一召公不說無傳疏謂召不說周之留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
周公作君奭尊之曰君奭名同姓也陳古以告之
故以名篇正義曰成王即政之初召公為保
周公為師輔相成王為左右大臣召公以周公
嘗攝王政今復在臣位其意不說周公陳己意
以告召公

傳無
此意

二師保不言太亦不及畢公為傳

此實太師太保而不言太者意在師法保安王
身言其實爲左右爾不爲舉其官名故不言太
也經傳皆言武王之時太公爲太師此言周公
爲師蓋太公薨命周公代之於時太傅蓋畢公
爲之於此無事不須見也三公之次先師後保
此序先言保者篇之所作主爲召公不說

三鄭王謂爽開且言以解世惑史記妄謂爽疑
案經周公之言皆說已留在王朝之意則召公不
說周公之留也故鄭王皆云周公既攝王政不宜

四復列於臣職故不說然召公大賢豈不知周公
鄭不見留意而不說者以周公留在臣職當時人皆怪
周官篇之故欲開道周公之言以解世人之惑召公疑之
以師保作君爽非不知也史記燕世家云成王旣幼
爲大夫周公攝政當因踐阼召公疑之作君爽此篇是
之職致政之後言留輔成王之意其文甚明馬遷妄
爲說爾鄭玄不見周官之篇言此師保爲周禮
師氏保氏大夫之職言賢聖兼此官謬矣
五傳以爽爲周同姓經傳無所考

僖二十四年左傳富辰言文王之子一十六國無
名奭者則召公必非文王之子燕世家云召公
奭與周同姓姬氏譙周曰周之支族譙周考
校古史不能知其所出皇甫謐云原公名豐是
其一也是爲文王之子一十六國然文王之子本
無定數并原豐爲一當召公於中以爲十六
謬矣

六我不敢知謂不敢獨知孔鄭同義

孔以召誥云我不敢知者其意召公言我不敢
獨知亦王所知則此言我不敢知亦是周公言
我不敢獨知是君奭所知故以此及下句爲說
殷之興亡言與君奭同知舉其殷興亡爲戒鄭
玄亦然也

七格天即格帝變文而言

正義曰言時則有若者言當其時有如此人也
指謂如此伊尹甘盤非謂別有如此人也以湯
是殷之始王故言在昔旣受命見其爲天子
也以下在太甲在武丁亦言其天子之時有如此

臣也成湯未爲天子已得伊尹言既受命者以
功格皇天在受命之後故言既受命也皇天之
與上帝俱是天也變其文爾其功至於天帝謂
致太平而天下和之也保衡伊尹一人也異時
而別號伊尹之下已言格于皇天保衡之下不
言格于皇天從可知也伊陟臣扈言格于上帝
則其時亦致太平故與伊尹文異而事同巫咸
巫賢甘盤蓋功劣於彼三人故無格天之言

八殷紀太戊太甲孫世表云太甲子必有一誤

史記殷本紀云太甲崩子沃丁立崩弟太庚立
崩子小甲立崩弟雍已立崩弟太戊立是大戊
爲太甲之孫太庚之子三代表云小甲太庚弟
雍已太戊又是小甲弟則太戊亦是沃丁弟太
甲子本紀世表俱出馬遷必有一誤孔於咸又
序傳云太戊沃丁弟之子是太戊爲太甲之孫
也

九湯有臣扈太戊亦有此爲二人或一人

夏社序云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

至臣扈則湯初有臣扈已爲大臣矣不得至今
仍在與伊尹之子同時立功蓋二人名同或兩字
一誤也案春秋范武子光輔五君或臣扈事
湯而又事太戊也

土 十巫咸不言格天不及二臣

祖乙太格于上帝之下乃言巫咸又王家則巫咸亦是
戊孫巫賢臣俱能紹治王家之事而已其功不得至天
賢咸之言不及彼二臣祖乙是大戊之孫也孔以其人
子 稱祖故云殷家亦祖其功賢是咸子相傳云然

父子俱稱爲巫知巫爲氏也

二十六臣不數傳說未知周公意

高宗未立之前已有甘盤免喪不言乃求傳說
明其即位之初有甘盤佐之甘盤卒後有傳說
計傳說當有大功此惟數六人不言傳說者周
公意所不言未知其故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殷
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言伊尹至甘盤六臣佐
其君循惟此道有陳列之功以安治有殷故
殷禮能升配天享國久長多歷年所天惟純佑

十三命則商實百姓殷禮配天惟天大佑助其王命
由六臣使商家百姓豐實皆知禮節正義曰此伊尹甘
殷禮配盤六臣等輔佐其君率循此爲臣之道有陳列
天天佑之功以安治有殷故殷有安上治民之禮升配
商實百上天享國多歷年之次所天惟大佑助其爲王
姓之命則使商家富實百姓爲令使商之百姓家
給人足皆知禮節也率訓循也

十四明恤小臣屏侯甸恤大臣思朝廷可知

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自湯至武丁

十五其王人無不持德立業明憂其小臣使得其人
王恤以爲蕃屏侯甸之服小臣且憂得人則大臣可知
臣矧正義曰王肅云王人猶君人也無不持德明憂
奔走惟小臣之不賢憂欲使得其人以爲蕃屏侯甸
此事舉之服也小臣且憂得人則大臣憂之可知侯甸
有德尚思得其人朝廷思之必矣王肅云小臣臣之微
十六者舉小以明大也此章所陳惟言君憂得人
君臣相臣能舉賢以王之尊猶尚秉德憂臣况其下得
憂有不皆奔走惟王此求賢之事惟有德者必舉之

事如 置於官位用治其君事也正義曰禮天子自稱曰
筮享 予一人故爲天子也君臣務求有德衆官得
其人從上至下遞相師法職無大小莫不治理
故天子有事於四方發號出令而天下化服譬
如卜筮無不是而信之事既有驗言如是則人
皆信之

七天壽有平至之德言有德必壽如殷三宗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
言天壽有年至之君故安治有殷有殷嗣予紂
不能平至天滅亡加之威今汝永念則有固
命明我新造邦令汝長念平至則有堅固王命
其治理足以明我新成國矣正義曰周公呼召

十八 公曰君奭皇天賦命壽此有平至之君言有德
此經孔者必壽考也殷之先王有平至之德故能安治
專廢有殷中宗高宗之屬身是也由其君有平至之德
君鄭言 故能安治有殷言有殷國安而民治也有殷嗣子
臣王言 紂其德不能平至國不安民不治故天滅亡
君臣 之而加之以威也孔傳之意此經專說君之善

惡其言不及臣也王肅以爲兼言君臣注云殷君
臣之有德故安治有殷言是者不可不法殷家
有良臣也鄭注以爲專言臣事格謂至於天
也與孔不同

^十上帝割制其義申勸文王之德

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在昔上天割制其義重勸文王之德故能成其
大命於其身謂勤德以受命

^{十一}舉號閎散泰南宮五臣不及尚父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號叔有若
閎天文王庶幾能修政化以和我所有諸夏亦惟
賢臣之助爲治有如此號閎閎氏號國叔字
文王弟夭名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
括散泰南宮皆氏宜生顛括皆名凡五臣佐文
王爲胥附奔走先後禦侮之任僖五年左傳云
號仲號叔王季之穆也是號叔爲文王之弟也
號國名叔字凡言人之名氏皆上氏下名故閎散
泰南宮皆氏天宜生顛括皆名也正義曰詩

繇之卒章稱文王有疏附先後奔奏禦侮之臣
此四事者五臣共爲此任非一臣當一事也鄭云
不及呂望者太師教文王以大德周公謙不可
以自比

一文王得五臣又曰無能往來

正義曰無能往來一句周公假爲文王之辭言文
王有五賢臣猶恨其少又復言曰我臣既少
於事無能往來謂去還理事未能周悉言其好
賢之深不知厭足也

廿武王惟茲四人孔云號叔先死鄭疑辭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文王沒武王立惟此四人
庶幾輔相武王蹈有天祿號叔先死故曰四人
正義曰號叔先死故曰四人以是文王之弟其年
應長故言先死也鄭玄疑不知誰死注云至
武王時號叔等有死者餘四人也

廿周公雖還政猶與召公同任濟川之責

正義曰周公既以還政則是捨重任矣而猶言
今任重在我小子且者周公既攝王政又須傳

授得人若其不能負荷仍是周公之負以嗣子
劣弱故言今任重猶在哉小子旦也彼四人者能
翼贊初基佐成王業我不能同於四人望有大
功惟求救溺而已詩云泳之游之左傳稱閻敖
游涌而逸則游者入水浮渡之名譬若成王在
於大川我往與汝爽其同共渡濟成王若云從
此向川故言往也

蔡仲

廿四命蔡叔後而不及管罪有輕重

之命蔡叔既沒以罪放而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成

王也父卒命子罪不相及作蔡仲之命冊書命
之蔡仲之命蔡國名仲字因以名篇正義曰蔡叔
與管叔流言於國謗毀周公周公囚之郭鄰至死
不赦蔡叔既沒成王命蔡叔之子蔡仲踐諸侯之
位封爲國君以策書命之是成王命之也蔡叔之
沒不知何年其命蔡仲未必初卒即命以其繼
父命子故繫之蔡叔之後也蔡叔有罪而命蔡
仲者父卒命子罪不相及也昭二十一年左傳曰
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言罪不相及謂蔡仲不坐

父爾若父有大罪罪當絕滅正可別封他國不得仍取蔡名以蔡叔爲始祖也蔡叔身尚不死明其罪輕不立管叔之後者蓋罪重無子或有而不賢故也

廿五致辟管叔囚蔡叔降霍叔三年不齒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百官總已以聽冢宰謂武王崩時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致法謂誅殺囚謂制其出入郭鄰中國之外地名從車七乘言少管蔡國名

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罪輕故退爲衆人三年之後乃齒錄封爲霍侯子孫爲晉所滅蔡仲克庸祇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

廿六蔡正義曰謗毀周公周公乃以王命致法殺管叔周公以於商就殷都殺之囚蔡叔遷之於郭鄰之地惟與蔡仲爲之從車七乘降黜霍叔於庶人若令除名爲民三已卿士年之內不得與兄弟年齒相次蔡叔之子蔡叔卒乃能用敬德周公爲畿內諸侯得立二卿以蔡仲爲已之卿士周公善其爲人及蔡叔既卒乃將

蔡仲命之於王國之於蔡爲諸侯也

廿七郭鄰不知何方徙而又囚之與流異

郭鄰中國之外地名蓋相傳爲然不知在何方
舜典云流宥五刑謂流之遠地任其自生此則徙
之郭鄰而又囚之管蔡世家云封叔鮮於管封
叔度於蔡是管蔡爲國名杜預云管在滎陽
京縣東北

廿八霍叔不監殷民其罪輕故暫降而復封

言群叔流言則霍叔亦流言也而知其罪輕者

以其不死不遷直降黜而已明其罪輕也霍叔不

監殷民周公惟伐管蔡不言伐霍叔於特蓋在

京邑聞管蔡之語流傳其言謂其實然不與朝

廷同心故退之世家云武王已克商平天下封功臣

昆弟封叔處於霍則武王已封之矣後黜爲庶

人奪其爵祿三年之後乃更齒祿蓋復其舊

封封爲霍侯春秋閔元年晉侯滅霍既子孫得

爲國君爲晉所憾知三年之後復得封也世家

惟云封霍不云其爵傳言霍侯或當有所據而

知之

廿九仲爲周公卿士在圻內史記妄謂魯卿

周禮冢宰以八則治都鄙鄙馬融距王城四百里至五百里謂之都鄙鄙邊也以封王之子弟在畿內者冢宰又云乃施則子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馬鄭皆云立卿兩人是畿內諸侯立二卿定四年左傳說此事云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是爲周公圻內之卿士也世家云周公舉胡以爲魯卿士魯國治於是周公言於成王復封之於蔡案魯世家云成王封周公於魯周公不就封留佐成王則周公身不就封安得使胡爲卿士馬遷說之謬爾

卅三蔡皆屬汝南孔言叔封圻內未詳

仲之所封淮汝之間左傳有文叔之所封圻內之蔡其事不知所出也世家云蔡叔居上蔡宋仲子云胡徙居新蔡杜預云武王封叔度於汝南上蔡至平侯徙新蔡昭侯徙居九江下蔡檢其地上蔡新蔡皆屬汝南郡去京師太遠叔若

封於上蔡不得在圻內也孔言叔封圻內或當有以知之但圻內蔡地不知所在爾

一卅蔡叔不知何爵按世家初封即侯

正義曰此使之爲諸侯於東土爾不知何爵也世家云蔡仲卒子蔡伯荒立卒子宮侯立自此已下遂皆稱侯則蔡仲初封即爲侯也蔡伯荒者自稱其字伯非爵也

二卅淮夷與奄再叛成王親征徙之

正義曰周公攝政之初奄與淮夷從管蔡作亂

周公征而定之成王即政之初淮夷與奄又叛成王親往征之成王東伐淮夷遂踐滅奄國以其數叛徙奄民作誥命之辭言平淮夷徙奄之政令史叙其事作成王政之篇成訓平也言平此叛逆之民以爲王者政令故以成王政爲篇名

三卅合洛誥費誓知淮徐叛在成王初政

此篇在成王書內知是成王即政淮夷奄國又叛王親征之又案洛誥成王即政始封伯禽伯禽既爲魯侯乃居曲阜費誓稱魯侯伯禽宅

曲阜淮夷徐戎並興魯侯征之作費誓彼言淮夷並興即此伐淮夷王伐淮夷魯伐徐戎是同時伐明是成王即政之年復重叛也

卅遷奄於蒲姑爲近中國猶遷殷成周

昭二十年左傳晏子云古人居此地者有蒲姑氏杜預云樂安博昌縣北有蒲姑城是蒲姑爲齊地也周公遷殷頑民於成周近京師教化之知今遷奄君臣於蒲姑爲近中國教化之必如此言則奄去中國遠於蒲姑杜預云奄闕不知

所在鄭云奄蓋在淮夷之地亦未能詳成王先伐淮夷遂滅奄奄似遠於淮夷也

卅諸侯多殷舊國故因歸自奄而誥之

成王歸自奄伐奄歸在宗周誥庶邦誥以禍福作多方多方衆方天下諸侯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魯征淮夷作費誓王親征奄滅國五月還至鎬京正義曰自武王伐紂及成王即政新封建者甚少天下諸侯多是殷之舊國其心未服周

家由是奄君重叛今因滅奄新歸故告天下諸侯以興亡之戒欲令其無二心也語雖普告天下意在殷之舊國篇末亦告殷之多士獨言諸侯者舉其尊者以其篇主告殷之諸侯故也

六以諸書證伐淮奄爲歸政之明年

以洛誥言歸政之事多士之篇次之多士是歸政明年之事故知此篇亦歸政明年之事事猶不明故取費誓爲證以成王政之序言成王東伐淮夷費誓之篇言淮夷徐戎並興俱言淮夷

明是一事故言魯征淮夷作費誓王親征奄滅其國以明二者爲一時之事也上序言成王伐淮夷而此傳言魯征淮夷者當時淮夷徐戎並起爲亂魯與二國相近發意欲並征二國故以二國誓衆但成王恐魯不能獨平二國故復親往征之所以成王政之序與費誓之經並言淮夷

七此宗周謂鎬京然豐洛皆得名宗周

此宗周即鎬京也禮記祭統衛孔悝之鼎銘云即宮於宗周彼宗周謂洛邑也是洛邑亦名宗

周知此是鎬京者成王以周公歸政之時暫至洛邑還歸處西都鎬京是王常居知至于宗周至鎬京也且此與周官同時事也周官序云還歸在豐經云歸于宗周豐鎬相近即此宗周是鎬京也

卅加周公曰於王若曰之上明成王意

成王新始即政周公留而輔之周公以王命告令諸侯所告實非王言故加周公曰於王若曰之上以明周公宣成王之意也猷道也王肅云周公攝政稱成王命以告及還政稱王曰嫌自成王辭故加周公以明之然多士之篇王若曰之上不加周公曰者以彼上句云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知是周公故也

卅桀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

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言桀乃大爲過昏之行不能終日勸於天之道

卅因甲子內亂傳意甲夾通鄭王爲狎

桀旣爲惡政無以悛改乃復大下罪罰於民重

亂有夏之國言其殘虐大也夾聲近甲古人甲與夾通用夾於二事之內而爲亂行故傳以二事亢之外不憂民內不勤德桀身夾於二亂之內言其昏闇甚也鄭王皆以甲爲狎王云狎習災異於內外爲禍亂鄭云習爲鳥獸之行於內爲淫亂與孔異也

一四以義民而不克未享非恭人而任之

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天所以不與桀以其乃惟用汝多方之義民爲臣而不

能長久多享國故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惟桀之所謂恭人衆士大不能明安享于民言亂主所任任同己者義民實賢人也夏桀不用惟桀之所謂恭人衆士實非恭人亂主所好好用同己者以其同己謂之恭人實非善人故不能明享於民杜預訓享爲受受國者謂受而有之此言乃不能安享於民謂不能安存享受於民衆也

二四天五年須暇紂罔可念聽

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天
以湯故五年須暇湯之子孫冀其改悔而紂大
爲民主肆行無道事無可念言無可聽武王服
喪三年還師二年

四冀紂改悔故言聖狂在念不念

正義曰聖者上智之名狂者下愚之稱孔子曰惟
上智與下愚不移是聖必不可爲狂狂必不能
爲聖此事決矣而此言惟聖人無念於善則爲狂
人惟狂人能念於善則爲聖人者方言天須暇於
紂冀其改悔說有此理爾不言此事是也謂之
爲聖寧肯無念於善已名爲狂豈能念善中人
念與不念其實少有所移欲見念善有益故舉
極善惡者言之

四武王未暇行師而云天以湯故須暇之

從武王初立之年數至伐紂爲五年文王受命
九年而崩其年武王嗣立服喪三年未得征伐
十一年服闋乃觀兵於孟津十三年方始殺紂
從九年至十三年是五年也然服喪三年還師

二年乃事理宜然而云以湯故須暇之也以殷
紂惡盈文合誅滅逢文王崩未暇行師兼之示
弱凡經五載聖人因言之以爲法教爾其實非
天不知紂狂望其後改悔亦非曲念湯德延此
歲年也

四天求多方罔堪顧之乃顧我周王

天惟至多方正義曰天惟求汝衆方之賢言欲選
以爲天子也大動紂以威謂誅殺紂也天意復開
其能顧天可以代者欲使代之顧謂迴視有聖德

者天迴視之詩所謂乃眷西顧此惟與宅與彼顧
同言天顧文王而與之居即此意也但謂天顧此
人人亦顧天此云開厥顧天謂人顧天也下云
罔堪顧之謂天顧人也言多方人皆無德不堪
使天顧之傳以顧事通於彼故皆以天言之

四主遷則臣易今尚宅爾宅畋爾田

正義曰主遷於上臣易於下計汝諸侯之國應
隨殷降黜今汝殷之諸侯皆尚得居汝常居臣
民畋汝故田田宅不易安樂如此汝何不順我

周王之政以廣上天之命使天多佑汝何故畏我周家自懷疑乎諸侯有國故云居汝常居臣重田故云畋汝故田治田謂之畋猶捕魚謂之漁今人以營田求食謂之畋食即此畋亦田之義也

^四教告之戰要囚之乃再三不靜

正義曰教告與戰要囚連文則告以文辭是將戰之時教告謂伐紂之事昭十三年說戰法云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是將戰之時於法當

有文辭告前敵也我惟汝如是不謀信於正道故其教告之謂訊以文辭訊告也告以文辭教其罪也其戰要囚之謂戰敗其師執取其人受其要辭而囚之謂討其倡亂之人囚執其朋黨也此雖摠言戰事但下有至於再三明此指伐紂也以伐紂爲一故再謂攝政之初三監與淮夷叛時也三謂成王即政又叛也言上迪屢不靜之事

^四八臣我監五祀孔謂期以五年得還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王歎而以道告汝衆方與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監謂成周之監此指謂所遷頑民殷衆去今汝奔走來徙臣我我監五年無過則還本土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於惟有相長事小大衆正官之人汝無不能用法欲其皆用

法

多士有幹有年傳亦云由終修善得還本土皆未必然

四殷多士謂頑民我監謂成周之監

正義曰言有方多士與殷多士則此二者非一人

也有方多士當謂於時所有四方之諸侯也與殷多士當謂遷於成周頑民之衆士也下云以臣我監者謂成周之監明此殷多士也下云自時洛邑此所戒成周之人故知監謂成周之監此指謂所遷頑民殷家衆士也五年再閔天道有成故期以五年無過則得還本土以民性重遷設期以誘之

五告殷併及諸侯康誥亦然

正義曰成周一邑之士不得謂之多方此蓋立意

在成周遷者兼告四方諸國使知亦如康誥王誥康叔并使諸侯知之離遠汝土更遠徙之鄭云分離奪汝土也與孔異也

一五王不惟多誥汝惟祇告爾告凶之命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我不惟多誥汝而已我惟敬告汝吉凶之命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又告汝是惟汝初不能敬于和道故誅汝汝無我怨解所以再三加誅之意正義曰王曰我今告我汝者不惟多為言之

三誥汝而已惟敬誥汝吉凶之命從我則吉違我

責又則凶汝命凶吉在此言也王又謂汝所以再三被

畧王誅者是惟汝初不能敬於和道故致此爾汝自

親嘗取之則無於我有怨更稱王又復言曰以序云

公曰王成王在豐誥庶邦則此篇是王親告之辭直稱

若曰者王曰者是也其有周公稱王告者則上云周公

公稱王曰是也又云嗚呼王若曰是也顧氏云又曰者是

命王又復言曰也

尚書要義卷第十六終

尚書要義卷第十七

立政周官君陳

一周公作立政以嗣天子王矣近臣宜得入

周公作立政周公既致政成王恐其怠忽故以

君臣立政爲戒立政言用臣當共立政故以名

篇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順古道

盡禮致敬告成王言嗣天子今以爲王矣不可

不慎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

衣虎賁周公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於王曰常

所長事常所委任謂三公六卿準人平法謂士

官綴衣裳虎賁以武力事王皆左右近臣
宜得其人

二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皆近王

王者當立善政其事不可不慎周公既爲此言
乃用王所立政之事皆戒於王曰王之親近左右
常所長事謂三公也常所委任謂六卿也平
法之人謂獄官也綴衣之人謂掌衣服者也虎賁
以武力事王者此等皆近王左右最須得人

三傳以有室籲俊爲卿大夫之家招賢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古
四 之人道惟有夏禹之時乃有卿大夫室家大強猶
傳箭 乃招呼賢俊與共尊事上天迪知忱恂于九

三毫爲 德之行禹之臣蹈知誠信於九德之行謂賢智

內外之 大臣九德臯陶所謀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
官後三 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知九

宅爲罪 德之臣乃敢告教其君以立政君矣亦猶王矣

人三居 宅居也居汝事六卿掌事者牧牧民九州之伯
居內外之官及平法者皆得其人則此惟君矣

似不當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謀所
與前三面見之事無疑則能用大順德乃能居賢人
宅異于衆官若此則乃能三居無義民大罪宥之
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桀德惟乃弗作
往任是惟暴德罔後桀之爲德惟乃不爲其先
王之法往所委任是惟暴德之人故絕世無後

五九德即皋陶所謀

經典之文更無九德之事惟有皋陶謀九德故
言九德皋陶所謀者進言戒君非大賢不可故

知九德之臣乃敢告教其君以立政也

六於上五官無牧此惟言三官加牧

七上句周公戒王歷言五官其內無州牧此惟言三

孔循官加州牧者俱是逐急言之其有詳略爾曲

解牧與禮云九州之長曰牧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八

曲禮王州八伯然則牧伯一也伯者言一州之長牧者

制同與言牧養下民牧伯俱得言之故孔以伯解牧鄭

鄭異玄云殷之州牧曰伯虞夏及周日牧與孔不

同

八謀所面見用大順德乃能居無義之人

正義曰凡人爲主皆欲臣賢但大佞似忠賢不可別欲知其遠先驗於近但禹能謀所面見之事善官賢人旣得其官分別善惡無所疑惑賢必用邪佞必退然後舉直錯諸枉則爲能用大順德如是乃能居賢人於衆官賢人旣得居官則能分別善惡無義之民必獲大罪量其輕重斥之遠地乃能三處居此無義罪人九受德紂字與暴德同邦逸德共政

嗚呼其在受德譬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受德紂字帝乙愛焉爲作善字而反大惡自強惟進用刑與暴德之人同于其國並爲威虐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乃惟衆習爲過德之人同于其政言不任賢帝欽罰之乃佯我有夏式商受命奄旬萬姓天以紂惡故敬罰之乃使我周家王有華夏得用商所受天命同治萬姓言皇天無親佑有德

十帝乙以受德字紂望其爲善

泰誓三篇惟單言受而此云受德者則德本配
土受共爲一人故知受德是紂字也既受之與德共
賢訓強爲紂字而經或言受或言受德者呼之有單復
言紂自爾其人實爲大惡德字乃爲善名非是時人呼
強於爲有德知是帝乙愛焉爲作善字望其爲善而反
惡爲大惡以其行反其字明非時人呼也釋詁云

賢強也賢即昏也故訓爲強言紂自強爲惡

二並言文武舉賢事帝見同道

桀之昏亂開成湯紂之不善開文武其事同也

於成湯言能受上天之命於文武云能敬事上帝
前聖後聖爲行必同交錯爲文所以互相見爾
文王受命武王伐紂二聖共成王道故文武並言
之猶詩序云文武以天保已上治內采芾已下
治外文武並言與此同也文王之時未定天下
所立之官亦未具足下經所言立政任人已
下三亳阪尹已上其所舉官屬多是文武特
事以見二聖同道

三釋任人準夫至三亳阪尹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文武亦法禹湯以立
政常任準人及牧治爲天地人之三事虎賁綴
衣趣馬小尹趣馬掌馬之官言此三者雖小官
長必慎擇其人左右攜僕百司庶府雖左右攜
持器物之僕及百官有司主券契藏史亦皆擇
人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小臣猶皆慎擇其人
况大都邑之小長以道藝爲表幹之臣及百官
有司之職可以非其任乎太史尹伯庶常吉士
太史下大夫掌邦六典之貳尹伯長官大夫
及衆掌常事之善士皆得其人司徒司馬司空
亞旅此有三卿及次卿衆大夫則是文武未伐紂
時舉文武之初以爲法則夷微盧丞三亳阪
尹蠻夷微盧之衆帥及亳人之歸文王者三所
爲之立監及阪地之尹長皆用賢

四外舉任人準夫外舉牧皆要官

正義曰牧者前云宅乃牧也前文有常伯綴衣
虎賁不言牧此不言常伯綴衣虎賁而言牧者
以前文先舉朝臣故不言牧前已備文故此不言

常伯其綴衣虎賁而言牧者以下文自詳故此
惟舉內外要官言之故內官舉任人準夫外
官舉牧故下云繼自今戒立政立事準人牧夫
我其克灼知厥若又云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
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
俾乂皆據內外要重官以言之夫即人也立
官所以事天地治人民為此三事而已故以三
事謂天地人也王肅云文王所以立政任人常
任也準夫準人也牧者諸侯之長也與孔意同

^十五大都小伯執人表臣

小臣猶皆擇人况大都邑之小長謂公卿都邑
之內大夫士及邑宰之屬以身有道藝為民之
表的楨幹之臣其都邑之內屬官謂之小長周
禮太宰職云乃施則于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
設其伍陳其殷兩謂兩卿長謂公卿伍謂大夫
殷謂衆士是也

^十六泰誓已有六師此三卿蓋未伐紂時

周公攝政之時制禮作樂其作立政之篇必在

制禮之後周禮六卿而此有三卿及次卿衆大夫則是副卿之大夫有若周禮小宰之類是也此文武未伐紂之時也遠舉文武之初以爲法則爾泰誓下篇云王乃大巡六師六師則六軍也軍將皆命卿即伐紂之時已立六卿矣牧誓亦云司徒司馬司空舉之三卿者彼傳已解之云指誓言戰者也

十三毫阪尹必是分毫民爲三各立監

毫是湯之舊都此言三毫必是毫民分爲三處

此篇說立官之意明是分爲三毫必是三所各爲立監也毫人之歸文王經傳未有其事文王旣未伐毫毫民不應歸之鄭王所說皆與孔同言毫民歸文王者蓋以此章雜陳文王武王時事其言以文王爲主故先儒因言毫民歸文王爾即如此意三毫爲已歸周必是武王時也及阪地之尹長傳言其山阪之地立長爾不知其指斥何處也鄭玄以三毫阪尹者共爲一事云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其長居險故言阪

尹蓋東成阜南輶轅西降谷也皇甫謐以為三
亳三處之地皆名為亳蒙為北亳穀熟為南亳
偃師為西亳古書亡滅既無要證未知誰得旨
矣

八文王宅心立事惟擇有司之牧夫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
俊有德文王惟其能居心遠惡舉善乃能立此
常事司牧人用能俊有德者文王罔攸兼于庶
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文王無所兼知於

毀譽衆言及衆刑獄衆當所慎之事及惟慎擇
有司牧夫而已勞于求不逸於任賢是訓用違
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是萬民順法用違
法衆獄衆慎之事文王一無敢自知於此委任
賢能而已

九傳以政事準牧舉四者以摠諸臣

繼自今
我其立
政立事
準人牧
夫我其
克知厥
自此已下四言繼自今者凡人靡不有初鮮克
有終恐王不能終之戒成王使繼續從今已往
常用賢也自訓為從亦訓為用此傳言用今已

若乃
俾亂

往下傳言從今已往其意同也政事相對則政
大事小故以立政為大臣立事為小臣及準人
牧夫略舉四者以摠諸臣戒王任此人事其能
灼然知其能順於事者則大乃使治顧氏云君
能知臣下順於事則臣感君恩大乃治理言各
盡心力也

一 儉人不順于德使其君罔顯在厥世

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
世商周賢聖之國則無有立政用儉利之人者

儉人不順於德是使其君無顯名在其世繼自
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言士用勤相我國家立
政之臣惟以吉士用勉治我國家

一 言懦子王矣厚戒其重刑謹牧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告文王之子孫言稚子
以即政為王矣所以厚戒其勿誤于庶獄惟有
司之牧夫獨言衆獄有司欲其重刑慎官人其克
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其當能治汝戎服兵器
威懷並設以升禹治水之舊迹方行天下至于

海表罔有不服方四方海表蠻夷戎狄無有
不服化者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
大烈能使四夷賓服所以見祖之光明揚
父之大業

二上言庶謹政事準牧此獨言獄牧

正義曰上有庶愆立政立事牧夫準人此
獨言庶獄與有司之牧夫者言庶獄欲其
重刑言有司牧夫欲其愆官人也

三告太史以蘇公敬獄長國

周公若曰太史順其事并告太史司寇蘇
公式

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忿生爲武王司寇
封蘇國能用法敬汝所用之獄以長施行
於我王國言王獄當求蘇公之比茲式有
愆以列用中罰此法有所愆行必以其列
用中罰不輕不重蘇公所行太史掌六典
有廢置官之人制故告之

立政

周官

四黜殷滅淮夷年異事相因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黜殷在周公東
征時滅淮夷在成王即政後事相因故連
言之還歸在豐作周官成王雖作洛邑猶
還西周周官言周

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正義曰據金縢之經大誥之序知黜殷命在周公攝政三年東征之時也據成王政之序費誓之經知滅淮夷在成王即政之後也淮夷於攝政之時與武庚同叛成王既滅淮夷天下始定淮夷本因武庚而叛黜殷命與滅淮夷其事相因故雖則異年而連言之以見天下既定乃作周官故也

五并成王雖作洛猶還豐鎬豐鎬相近

正義曰以洛誥之文言王在新邑今復云在豐

故解之也史記周本紀云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綜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是言成王雖作洛邑猶還西周之事也多方云王來自奄至於宗周即鎬京也於彼不解至此始為傳者宗周雖是鎬京文無豐鎬之字故就此解之武王既以遷鎬京今王復在豐者豐鎬相近舊就不毀豐有文王之廟大事就豐宣之故也

六并周公以天下既平授成王以立官之法

周禮每官言人之負數及職所掌立其定法授
與成王成王即政之初即有淮夷叛逆未暇得
以立官之意號令群臣今既滅淮夷天下清泰
故以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以詔羣臣使知
立官之大旨也

北數月間未得大巡守惟所過諸侯

檢成王政之序與費誓之經知成王即政之年
奄與淮夷又叛叛即往伐今始還歸多方云五
月丁亥王來自奄至於宗周與此滅淮夷而還

歸在豐為一事也年初始叛五月即歸其間未
得巡守於四方也而此言撫萬國巡行天下其
實止得撫巡向淮夷之道所過之諸侯爾未是
用四仲之月大巡守也

北九服惟舉六宗周即豐

周禮九服此惟言六者夷鎮蕃三服在九州之
外夷狄之地王者之於夷狄羈縻而已不可同
於華夏故惟舉六服諸侯奉承周德言協服也
序云還歸在豐知宗周即豐也周為天下所宗

王都所在皆得稱之故豐鎬與洛邑皆名宗周

廿此經四代之官與禮記異記乃後儒

舜典云肇十有二州此說虞事知置州牧十二

也侯伯謂諸侯之長益稷篇禹言治水時事云

外簿四海咸建五長知侯伯是五國之長也成

王說此事者言堯舜所制上下相維內外咸治

言有法也此言建官惟百夏商官倍則唐虞一

百夏商二百禮記明堂位云有虞氏官五十夏

后氏官百者禮記是後世之言不與經典合也

三立三公論道經邦三孤貳公弘化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

陽師天子所師法傅相天子保保安天子於德

義者此惟三公之任佐王論道以經緯國事和

理陰陽言有德乃堪之官不必備惟其人三

公之官不必備負惟其人有德乃處之少師少

傅少保曰三孤此三官名曰三孤孤特也言卑

於公尊於卿特置此三者貳公弘化寅亮天

地弼予一人副貳三公弘大道化敬信天地之教

以輔我一人之治正義曰禮記文王世子云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道德別掌者內得於心出行於道道德不甚相遠因其並擇師保故分配之爾於公云燮理陰陽於孤云寅亮天地和理敬信義亦同爾以孤副貳三公故其事所掌不異

冊六卿既同周禮而六年五服一朝異

六年五服一朝五服侯甸男采衛六年一朝會

京師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周制十

二年一巡守春冬夏南秋西冬北故曰時巡考正

制度禮法于四岳之下如虞帝巡守然諸侯

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觀四方諸侯各朝于方

岳之下大明考績黜陟之法正義曰此篇說六

卿職掌皆與周禮符同則六年五服一朝亦應

是周禮之法而周禮無此法也周禮大行人云

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

物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采服四歲一見其

貢服物衛服五歲一見其貢材物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先儒說周禮者皆云見謂來朝也必如所言則周之諸侯各以服數來朝無六年一朝之事昭十三年左傳叔向云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自古已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興說左傳者以爲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十二年而盟事與周禮不同謂之前代明王之法先儒未嘗措意不知異之所由計

彼六年一會與此六年五服一朝事相當也再會而盟與此十二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岳亦相當也叔向盛陳此法以懼齊人使盟若

世三

周無此禮叔向妄說齊人當以辭拒之何所畏以叔向懼而敬以從命乎且云自古以來未之或失則

所言與

當時猶尚行之不爲前代之法脅當時之人明

成王合

矣明周有此法禮不具爾大行人所云見者皆

明周禮

言貢物或可因貢而見何必見者皆是君自朝

不具

乎遣使貢物亦應可矣大宗伯云時見曰會殷

不見 見曰同時見殷見不云年限時見曰會何必不
是再朝而會乎殷見曰同何必不是再會而盟
乎周公制禮若無此法豈成王謬言叔向妄說
也計六年大集應六服俱來而此文惟言五服
孔以五服為侯甸男采衛蓋以要服路遠外逼
四夷不必常能及期故寬言之而不教也

三 學古議制師典常戒利口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言當先學古訓
然後入官治政凡制事必以古義議度終始政

乃不迷錯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
其汝為政當以舊典常故事為師法無以利口
辯佞亂其官

四 作德逸休作偽勞拙

正義曰為德者自得於己直道而行無所經營
於心逸豫功成則譽顯而名益美也為偽者行
違其方枉道求進思念欺巧於心勞苦詐窮則
道屈而事日益拙也以此故偽不可為申說無
載爾偽也

五卅成王即政奄淮叛東夷亦叛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海東諸夷駒麗扶餘
駟貊之屬武王克商皆通道焉成王即政而叛
王伐而服之故肅慎氏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
慎之命榮國名同姓諸侯爲大夫王使之爲命
書以幣賄賜肅慎之夷亡正義曰成王伐淮夷
滅徐奄指言其國之名此傳言東夷非徒淮水
之上夷也故以爲海東諸夷駒麗扶餘駟貊之
屬此皆於孔君之時有此名也周禮職方氏四

夷之名八蠻九貉鄭玄云北方曰貉又云東北夷
也漢書有高駒麗扶餘韓無此駟駟即彼韓
也音同而字異爾多方云王來自奄奄在後滅
言滅奄即來必非滅奄之後更伐東夷夷在海
東路遠又不得先伐遠夷後來滅奄此云成王
既伐東夷不知何時伐之曾語云武王克商遂
通道於九夷八蠻於是肅慎氏來賀貢楛矢則
武王之時東夷服也成王即政奄與淮夷近者
尚叛明知遠夷亦叛蓋成王親伐淮夷而滅之

又使偏師伐東夷而服之君統臣功故言王伐
不是成王親自伐也肅慎之於中國又遠於所
伐諸夷見諸夷既服故懼而來賀也

卅周公欲葬成周王葬公于畢

周公既致政於王歸在豐邑將沒遺言欲得葬
於成周以成周是已所營示已終始念之故欲葬
焉及公薨成王葬於畢以文武之墓在畢示已
不敢臣周公使近文武之墓王以葬畢之義
告周公之樞又周公徙奄君於亳姑因言亳姑

功成史叙其事作亳姑之篇案帝王世紀云文

武葬於畢畢在杜南晉書地道記亦云畢在杜

南與畢陌別俱在長安西北

卅周公告老歸豐即公羊所謂不之魯

周公既還政成王成王又留爲太師今言周公
在豐則是去離王朝又致太師之政告老歸於
豐如伊尹之告歸也成王封伯禽於魯曾以爲周
公後公老不歸魯而在豐者文十三年公羊傳
云周公曷爲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何休

云周公聖人德至重功至大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嫌之魯恐天下迴心趨向之故封伯禽命使遙供養死則奔喪爲主所以一天下之心于周室是言周公不歸魯之意也歸豐者蓋以先王之都欲近其宗廟故也

卅告周公以葬畢定奄二事作亳姑

上篇將遷亳姑序言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亳姑者是周公之意今告周公之極以葬畢之義乃用亳姑爲篇名必是告葬之時并言及奄

君已定於亳姑言周公所遷之功成故以名篇也周官

卅周公親監頑民既沒以命君陳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成王重周公所營故命君陳分居正東郊成周之邑里官司作君陳作書命之周公遷殷頑民於成周頑民既遷周公親自監之周公既沒成王命其臣名君陳代周公監之分別居處正北東郊成周之邑以策書命之

^{十四}成周周下都特命君陳重周公所營

成周周之下都監成周者正是一邑宰爾而特命君陳大其事者成王重周公所營猶恐殷民有不服之者故命君陳分居正東郊鄭玄云天子之國五十里爲近郊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言成周之邑爲周之東郊也

^{一四}孔云君陳臣名鄭注中庸云周公子

孔直云臣名則非周公子也鄭玄注中庸云君陳蓋周公子者以經云周公既沒命君陳猶若

蔡叔既沒命蔡仲故也孔未必然矣

^{二四}至治馨香乃明德之馨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馨所聞上古聖賢之言政治之至者芬芳馨氣動於神明所謂芬芳非黍稷之氣乃明德之馨勵之以德

^{三四}內告外順善則稱君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汝有善謀善道則入告汝君於內汝乃順行

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此善謀此善道惟我君之德善則稱君人臣之義嗚呼臣人咸若特惟良顯哉歎而美之曰臣於人者順此道是惟良臣則君顯明於世

四辟以止辟乃辟謂刑其可以止息後犯者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有不順於汝政不變於汝教刑之而懲止犯刑者乃刑之徂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習於姦宄凶惡毀敗五常之道以亂風俗之教罪雖小

三犯不赦所以絕惡源正義曰其有不順於汝之政令不化於汝之訓教其罪既大當行刑中刑罰一人可以止息後犯者故云犯刑者乃刑之如其罪或輕細罰不當理雖刑勿息故不可輒刑若有人習於姦宄凶惡敗五常之道亂風俗之教三犯其事者事雖細小勿得宥之以其知而故犯

四君陳智必不及周公而令弘周公丕訓

五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

法以刑注汝爲政當闡大周公之大訓無乘勢
位作威人上無倚法制以行刻削之政正義曰
君陳之智必不及周公而今闡大周公訓者遵
行其法使廣被於民即是闡揚而大之非遺君
陳爲法使大於周公法也凡在人上位貴於人勢
足可畏者多乘是形勢以作威刑於人倚附公
法以行刻削之政故禁之

尚書要義卷第十七終

卷之四